

 中国工人出版社

行走英国

刘志伟 著

Britain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英国 / 刘志伟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08-3997-2

I. 行… II. 刘… III. 游记—英国 IV. K9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226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3.7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第一章 001→ 伦敦:一条大河波浪宽
- 001→ 泰晤士:风光两岸水东流
 - 007→ 摄政、海德、白金汉宫:高贵的绿色三角
 - 012→ 大英博物馆:天下精华费流连
 - 015→ 马克思墓:一次愉悦的精神朝圣
 - 018→ 伦敦金融城: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 022→ 伦敦与巴黎:在两个都市异同的背后
- 第二章 025→ 多佛尔:最是硝烟弥漫处
- 025→ 多佛尔城堡:风临小城故事多
 - 029→ 黑斯廷斯战役:“那私生子登陆了!”
- 第三章 034→ 坎特伯雷:永远的故事
- 034→ 古城游历:断壁残墙说前朝
 - 039→ 乔叟故事集:文艺复兴的悠长和声
- 第四章 046→ 牛津与剑桥:带走一片云彩
- 046→ “牛剑”:不列颠夜空的双子星座
 - 052→ 剑桥大学:“再别”不了的“康桥”
 - 060→ 牛津大学:挥之不去的怀恋

第五章 067→ 丘吉尔庄园:落日里孤独的背影

067→ 布兰尼姆宫:一个家族不朽的荣耀

074→ 丘吉尔:战争风云里挺立的巨人

第六章 082→ 科茨沃兹:七百里单骑逐清风

082→ “保护乡村”:八十年悠扬的田园牧歌

084→ 第一日:莎翁故里一缕剪不断的情怀

088→ 第二日:松林清泉进农家

092→ 第三日:优雅古堡和温馨古店

096→ 第四日:塞伦塞斯特古道上的回望

102→ 第五日:从斯楚特、格洛斯特到伯明翰

第七章 106→ 巴斯:古罗马小城的千年遗响

106→ 罗马浴池:在智慧女神冥冥注视下

111→ 巨石阵:山冈上挺立的永恒神秘

114→ 索尔兹伯里:不列颠的基石——《大宪章》

第八章 119→ 康沃尔:碧绿掩映下的美丽半岛

119→ 兰兹角:伸向大西洋波涛里的“足尖”

123→ 普利茅斯:“无敌舰队”覆亡和“五月花号”远航

第九章 128→ 考文垂:炮火硝烟里的重生

128→ 古今传奇:戈黛娃与“不死鸟精神”

134→ 华威大学:“世外桃源”的遥望

第十章 139→ 约克:奥斯河畔绽放的“白玫瑰”

139→ 古城春秋:高墙悠悠唱悲歌

144→ 华兹华斯:湖畔处处写诗行

- 第十一章 153→ 苏格兰:放情在凄婉的风笛中
 153→ 爱丁堡:高崖托起的苍茫岁月
 159→ 尼斯湖:说不尽的神秘湖怪
 165→ 斯特灵:“奋进之地”两颗“勇敢的心”

- 第十二章 173→ 威尔士:风云古堡写春秋
 173→ 南威尔士:云天漫步年轻风景
 179→ 北威尔士:海风轻拂沧桑城堡

- 第十三章 185→ 北爱尔兰:海峡那边的风情
 185→ 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诞生的地方
 190→ “巨人之路”:鬼斧神工的大自然

- 第十四章 196→ 不列颠:沉浮一叶“扁舟”
 196→ 国名与国旗:英伦、英伦三岛和不列颠
 198→ 岛国与岛民:上帝之手轻轻的一刀
 199→ 版图与形胜:一路走来一路看
 202→ “一位贵妇”:季节气候和民族特性
 205→ 天佑吾王:社会历史和政体
 210→ 乾隆与乔治:天朝的愚蠢和天赐的地缘

后 记 →213

第一章

伦敦：一条大河波浪宽

泰晤士：风光两岸水东流

城因河流而诞生，河因城市而闻名。世界许多著名的城市，都傍依一条著名的河流，正如同巴黎与塞纳河，彼得堡与涅瓦河，维也纳与多瑙河，上海与黄浦江……无论是这些城市里的常住居民，还是这些城市里的匆匆过客，那条流经城市的河流，总是寄托着他们生活于斯最浓郁的思念，总是铭刻着他们游历之后最难忘的印象。泰晤士河(Thames River)是不列颠第一大河，她发源于英格兰中西部的科茨沃兹丘陵地区，自西向东一路奔波 200 多公里注入北海。伦敦是不列颠第一大城市，她位于泰晤士河下游，距河口 40 多公里，方圆约 50 平方公里。泰晤士河孕育、滋养了伦敦，伦敦也使泰晤士河享誉世界，一条伟大的河流与一座伟大的城市交相辉映，共同成为不列颠的骄傲！

游览泰晤士河，最佳的起始地是威斯敏斯特码头。泰晤士河在码头上游约 2 公里处，原来自西向东的流向，近乎直角折向北流，又在码头下游约 1 公里处，再次以近乎直角折向东去。码头傍依威斯敏斯特桥(Westminster Bridge)的西端，桥头东南侧耸立着国会大厦(Parliament Houses)和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举世闻名的“大本钟”，它安装在一座高塔的上部。大钟建于 1854 年，重达 13760 公斤，人们以这个钟塔工程负责人的爱称“Big Ben”(大本)来



国会大厦和大本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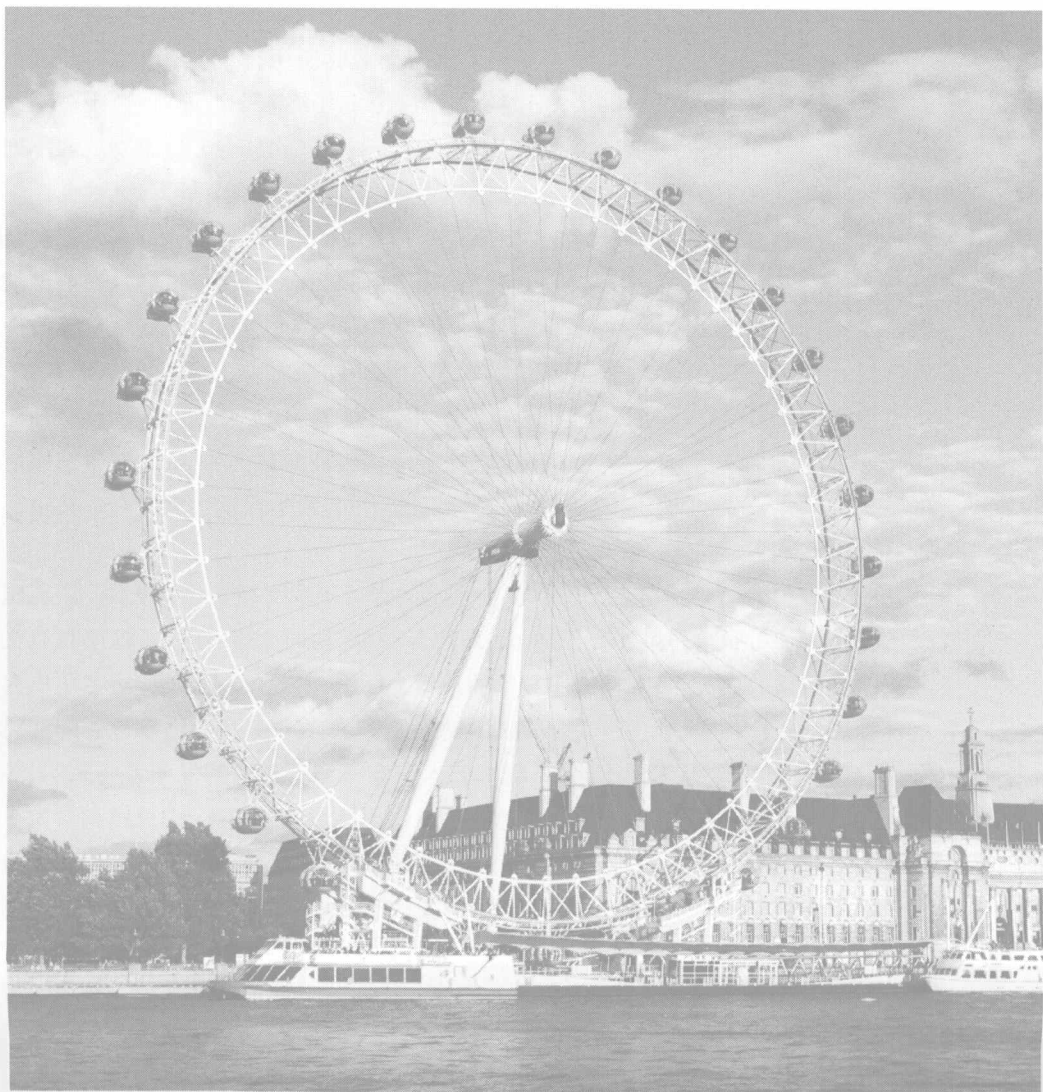
称呼这座大钟。“大本钟”是国会大厦的北翼,方形的“维多利亚塔”是国会大厦的南翼,大厦中段耸立着一座哥特式的尖顶高塔。国会大厦原为威斯敏斯特宫,始建于13世纪下半叶。原建筑毁于1834年一场大火,现有建筑落成于1856年。

英国议会是世界议会政治的发源地,1265年召开的国务会议,被称为“雏形国会”。经过30年的发展,国会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成为贵族、教士、平民三级齐集的议事机构,史称“模范国会”。14世纪前期,三级国会演变为贵族与平民“两院制”国会,即沿用至今的上下两院体制的国会。前期国会权力集中于国会的上院。直到1911年和1949年“国会法”两度颁布之后,上院才成为无实权的议事机构,国务实际决策权力转移到了下院。国会(Parliament)一词源自于拉丁语,原意为“谈话”,它在1275年颁发的《威斯敏斯特法案》中首次正式使用。

国家日常的行政权力由国会内的多数党(执政党)议员所掌握,这就是所谓的“国会内阁制”。它起始于15世纪中期亨利六世统治时期的枢密院,到1660年查理二世统治时期,枢密院有大臣47人,查理二世从中挑选科利福德、阿灵顿、白金汉、阿西利、兰德代尔等5人,作为顾问。因他们常与查理二世聚于一室讨论国务,对国王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人称之为“Cabal大臣”。所谓“Cabal”,是由查理二世所选5名顾问的姓名第一个字母拼合而成。“内阁”(Cabinet)原意为小室或小舱,而“Cabal大臣”为了保密就常常在狭小的密室中召开会议,决定国家日常行政事务,因而这类会议也被称为“Cabinet Council”(内阁会议)。内阁制度形成初期,国家实际权力依然由国王掌握。直至18世纪上半叶,来自德国汉诺威王朝的国王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因为不能讲英语,父子两代不理政务长达45年,国家实际权力逐步为内阁所掌握,尤其是被内阁首席大臣——首相所掌握,从而形成了现代“内阁制”。因此有人评价说,内阁制的产生是“偶然之中的偶然”。

威斯敏斯特教堂位于国会大厦的南侧，“Westminster”（威斯敏斯特）意为“西教堂”，因其坐落于伦敦城区西部而得名。公元 970 年，一群圣本笃教会的修士最早修建了威斯敏斯特教堂。1066 年，诺曼底国王威廉公爵在黑斯廷斯战胜了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年底圣诞节那天，在约克大主教主持下，于威斯敏斯特举行了英格兰国王的加冕仪式。现存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始建于 13 世纪，是一座拉丁风格的十字形教堂，被誉为哥特式建筑的杰作。1272 年年底，亨利三世死后即安葬于此。从此，历代国王在此举行加冕仪式、婚丧嫁娶宴会和国家大典等重要活动。同时，几乎历代国王去

高达 135 米的观光圆轮——伦敦眼



世后均安葬于此,不列颠许多著名历史人物的墓地或纪念碑也设在教堂内。威斯敏斯特教堂成为不列颠的圣地。

近观威斯敏斯特教堂,可以发现其建筑主体呈古旧的灰褐色,而其南翼双塔呈米黄色,显然与灰褐色的建筑主体不是一个年代建成。原来,南翼双塔修建于18世纪,距今仅200余年。从其西侧进入参观教堂内部,一面巨大的镂空圆形花饰侧墙,三座尖顶大门极好地呼应了高大的尖顶墙面,四个尖顶立柱既与整个侧面融为一体,又将人们的视野导向天空,凸现出建筑主体的峻拔。

进入教堂,绕过灰暗的长廊,右侧就是教堂内最神圣的地方——主祭坛,它的后侧安葬着1066年年初去世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主祭坛右后侧,安放一把高背坐椅,为历代英国君主加冕仪式时专用,已有700余年历史。它的座板下原来安放着一块条石,是苏格兰人的“命运之石”,原为苏格兰国王加冕时所用,13世纪被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掠夺而来,经过苏格兰人不懈的努力,1996年终于重返苏格兰,现被安放在爱丁堡古城堡里。绕过长廊,左侧就是诗人角(Poet's Corner)。这里安放着不列颠最著名诗人的纪念碑,如乔叟、济慈、密尔顿、莎士比亚和白朗宁,等等。

登上游船顺流而下,右岸耸立着旧郡议事厅大厦和高达135米的巨大观光圆轮——“伦敦眼”(London Eye)。穿过了亨格福德桥(Hungerford Bridge)后,前方就是因好莱坞影片《魂断蓝桥》而蜚声全球的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它因桥南的滑铁卢火车站而得名。泰晤士河在此大拐弯,由南折向东流去。沿途向右岸观望,依次可见皇家庆典音乐厅、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国家剧院、IBM大厦、伦敦电视中心、OXO塔楼等高大建筑临河耸立。过了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左岸一座巨大的圆形穹顶建筑立刻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她就是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

1666年,伦敦市区一场巨大的火灾,使木造的老圣保罗大教堂化为灰烬。由英国著名的建筑大师雷恩精心设计和督造,自1675年奠基,历时35年建成了这座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伟大建筑。在这座教堂的地下大厅里,安放了众多英国著名历史人物的灵柩和纪念碑,如战胜法西联合舰队的纳尔逊将军、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现代医护的奠基人南丁格尔、雕塑艺术家摩尔和青霉素的发明者弗莱明,等等。雷恩也长眠于穹顶的正下方,彩色的大理石拼出圆形花纹图案,中央镌刻着拉丁文的墓志铭:“如果你想寻找他的纪念碑,那就请看四周吧!”显然,这座雄伟的大教堂就是他永恒的丰碑。圣保罗大教堂东侧,可见一座深蓝色玻璃幕墙、高达179米的“子弹头”高楼——瑞士保险公司伦敦总部大厦,它是伦敦市区具有地标意义的建筑,伦敦居民称之为“色情小黄瓜”。右岸与圣保罗大教堂隔河相望的建筑是泰特现



伦敦千禧桥和圣保罗大教堂远景

代艺术馆,由旧厂房改建而成,两对巨大的白色烟囱是其最醒目的标志;艺术馆东侧的建筑就是莎士比亚环球剧院,400多年来一直上演着莎士比亚戏剧。

游船向东穿过南沃克桥 (Southwark Bridge), 原有一座三孔拱桥——伦敦桥 (London Bridge) 横亘在河面上,它始建于公元1世纪古罗马人统治时期。1041年,丹麦军队侵入伦敦,英格兰国王下令烧毁伦敦桥。于是,一首“伦敦桥要塌了”的儿歌流传近千年,以至漂洋过海,连不少中国人都能哼唱:“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初期的伦敦桥为木结构桥梁,多次在大火中焚毁。1831年,一座花岗岩桥梁在原址上落成,它是一座优美的五孔桥。1904年加宽了桥面,致使桥基不堪重负,每年下沉3毫米。1967年,开始建造新伦敦桥。现在这座外观平庸的水泥造“伦敦桥”落成于1972年,而那座花岗岩的百年老桥,在1968年被一个美国商人以246万美元的价格买去,经过精心拆运、复原,耸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中,成为该州仅次于大峡谷的第二大旅游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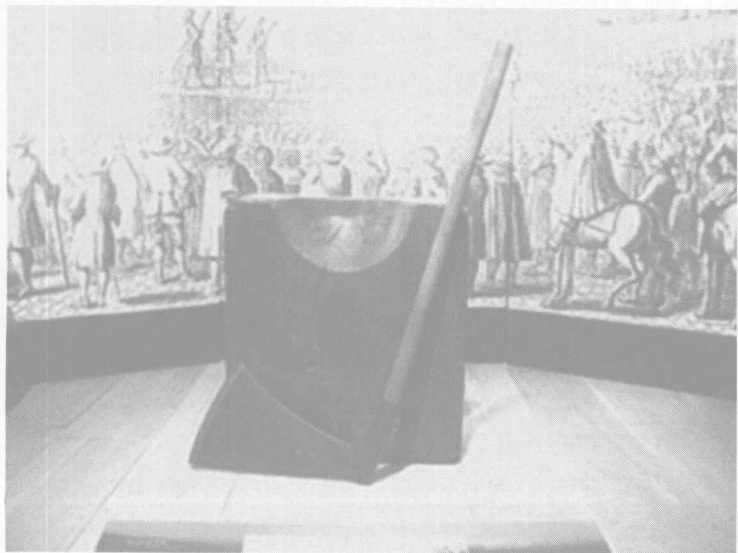
过了伦敦桥,迎面而来的就是泰晤士河上标志性的桥梁——塔桥 (Tower Bridge)。她落成于1894年,是一座双塔拉索大桥。双塔有上下两层通道,下层通道为

车行道,可从桥面正中断开后,通过拉索将桥面提升,让大型船只通过。顶部为人行道,与塔楼形成了巨大的门形结构。因此,我将其视为耸立在泰晤士河上伦敦的“凯旋门”,它在四季、阴晴、朝暮各色天空的映衬下,构成了伦敦最美丽的一道风景。就在塔桥的北岸,坐落着伦敦城内最古老的建筑群——伦敦塔(London Tower)。从塔西侧的伦敦塔码头登岸,我走向伦敦塔,仿佛走进了伦敦一段最幽深的历史。

伦敦塔是个不规则六边形的皇家要塞,始建于1078年诺曼人统治时期,原址一千年前曾是古罗马人的城堡。要塞中心是一座四方形高大城堡,城堡四角为4个碉塔,这个白色建筑被称为“白塔”(White Tower),建筑的石料来自法国诺曼底。环绕白塔有内外两道城墙,四周还有一道宽阔的护城河。内外城墙建有“血塔”、钟塔、格林塔和博奇安普塔等21座塔楼。伦敦塔在17世纪前一直是英国王室的居住地和关押王室政敌的地方,因而,要塞充满了英国王室的宫廷阴谋和血腥杀戮的恐怖气息。1483年6月,刚刚即位一个多月的12岁幼主爱德华五世和9岁胞弟理查德王子,被叔叔理查三世秘密关押在塔内。随后在7月的一个夜晚,他又派人将两个熟睡的孩子闷死在床上。英国文坛大师莎士比亚1593年完成的戏剧《理查三世》,反映了伦敦塔内理查三世篡夺侄儿王位、谋害两个侄儿的恶行,将他描写成为一个外貌丑陋的魔鬼。1674年,人们翻修白塔内小教堂时,在教堂地层下意外地发现了这两个王子的尸骨。

16世纪上半叶,亨利八世与王后离婚后,与侍女安妮秘密结婚,又因安妮没能生

断头台



儿子,于1536年以通奸的罪名,在格林塔(Green Tower)内将其处决。行刑时,安妮请求用剑刺死,而不要用斧头砍死。亨利八世满足了她的要求,专门从法国请来最好的剑手。安妮临刑前平静地说:“保全了洁白的脖子,我足以欣慰。”充满了历史吊诡的是,亨利八世与安妮的亲生女儿22年后成为英国女王,

她就是执政长达45年的伊丽莎白一世。而伊丽莎白一世和名著《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也都曾被关押在钟塔（Bell Tower）内。后者曾为亨利八世的大臣，因为竭力反对亨利八世与王后离婚被处死在塔内。1554年，在位仅仅9天的女王杰妮·格蕾也在塔内被处决。年仅17岁的格蕾被双亲和义父推上王位，又被先王的女儿玛丽女王废黜。有画家描绘了格蕾受刑的场面：画面中央，格蕾一袭洁白长裙、双眼被白绸蒙住，刽子手拄着利斧站立在右侧，格蕾的侍女跪在左侧悲痛不已，年长的教士低头拉着格蕾的左手探向前方的砍头台，地上铺着稻草，那是为了使头颅落地不要摔“痛”了，同时也防止鲜血流淌。画面里，格蕾那双探向断头台的手臂娇美无比，细观之中令人魂动情伤。

如今人们在博奇安普塔（Beauchamp Tower）内的墙壁上，可以看到囚犯们密密麻麻的刻字。在一层的墙面上，有一行短句：“吾望在基督”，这是一个在1537年被斩首的僧侣所刻。登上楼梯，在入口处有一个盾形图案，图案里一行字为“命运徒使我枉然申诉。时间也已无多，我的星辰多么悲惨，它紧紧迫随着我”。或许是为了冲淡伦敦塔里的血腥味，1994年塔内落成了一个珍宝馆，展出各个王朝、历代国王的徽章、权杖和王冠。这些珍宝的历史都未超过500年，因为，在1649年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克伦威尔将此前的皇家珍宝付之一炬。难怪每当我与英国学者们提及克伦威尔，发现他们对此公都无好感。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首中国歌曲，唱出了人们对故乡的深沉眷恋，也唱出了人类对江河的无限热爱。我的故乡在湖北武汉，湖北是著名的“千湖之省”，武汉是著名的“江城”，自幼在江河湖泊里嬉戏，早已从骨子里滋生了对水的深切爱恋。游历了伦敦这段写满历史的河流后，我更加深切地感到，泰晤士河流淌着伦敦最美丽的灵魂，伦敦也镌刻着泰晤士河最悠长的记忆。

摄政、海德、白金汉宫：高贵的绿色三角

打开一幅伦敦城区的地图，可以发现在伦敦中心区域的西部、泰晤士河北岸，有三片巨大的绿地，将这三片绿地作为三个端点分别连接，每一边的距离均为4公里左右，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等边三角形。顶角位于正北，这里是摄政公园（Regent's Park），西角是连为一体的海德公园（Hyde Park）和肯辛顿公园（Kensington Park），东角则是连为一体的白金汉宫花园（Buckingham Palace Gardens）、格林公园（Green Park）和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我将这个三角形绿地称为“伦敦西区的

绿色三角”。这些公园,以及“绿色三角”区域里的白金汉宫、肯辛顿宫、圣詹姆斯宫和傍依“绿色三角”周边的特拉法加广场、国家美术馆、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它们共同展现了伦敦最优雅的一个侧面。

摄政公园占地 500 多英亩,是一座 19 世纪风格的大花园。公园始建于 1812 年,由 19 世纪英国著名的建筑师约翰·纳什设计。公园原址曾为皇家猎苑,最初的构想是要在此建立一座供摄政王休闲娱乐的行宫。最终受限于经费,仅仅建造了 8 栋别墅,其他建筑没再兴建,逐步演变为一座巨大的绿地公园,如今公园东北角的伦敦动物园,算是保留了当年皇家猎苑的些许痕迹。园内,碧草铺地,树影婆娑,花团锦簇。公园有三个大花园,终年展示各色花卉,其中,玛丽女王花园(Queen Mary's Gardens)专门栽培、展示英国的国花——玫瑰,玫瑰园向人们展现出 3 万多株、400 多种珍品玫瑰。夏季时节,人们在公园北端的露天剧场,以天然的林木为背景可欣赏到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在喧闹的都市中,摄政公园为伦敦市民馈赠了一片可以放松心情的幽雅环境。

在全球享有盛名的“Lonely Planet 出版公司”,就与这个公园有着不解之缘。1970 年,正在伦敦读书的托尼·惠勒与初到伦敦的爱尔兰姑娘莫琳,在摄政公园不期而遇,两人一见钟情,结为夫妻。新婚夫妇到遥远的澳大利亚游历,为了节省旅行费用,费尽心机查阅各种旅游信息,却往往难尽人意。因此,他们在厨房餐桌上创作、校对、剪裁和装订完成了《便宜走亚洲》的初稿,获得了出版商支付的稿费。从此,他们开始了旅游、著书、再旅游、再著书的周游世界的浪漫生活。最终,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专门出版旅游书籍。这些书籍早已风靡全球,因其每本书皆为黄色封面,被人们昵称为游历世界的“黄色圣经”。

海德公园有伦敦的“绿肺”之称。它原为皇家狩猎场,17 世纪辟为公园向大众开放。园内,湖水荡漾,绿草茵茵,古树参天。人们越过闹市的街道进入公园,顿时感到告别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瞬间天高地阔,仿佛一步跨进了一个神奇的“世外桃源”。公园东北角,是赫赫有名的“演讲角”,人们在此高谈阔论、抨击时政,历史上这里曾经热闹非凡,如今已然十分清冷。公园里一条长条状宽阔的湖水,北端连接“意大利花园”,中间一座拱桥将湖面分为两段,西北段是长带湖,东南段是九曲湖,诗人雪莱的妻子当年就溺亡于九曲湖水之中。湖水将伦敦西区这片巨大的绿地分为两半,东半部为海德公园,西半部为肯辛顿花园。肯辛顿花园东侧耸立着女王纪念亭,小亭的西北侧一座彼得·潘(Peter Pan)的铜像立于长带湖边,小亭的东南侧则是戴安娜纪念喷泉(Diana Memorial Fountain)。这两处景点,一个是文学作品中的

虚构形象，一个则是现实生活中的著名人物，都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粉丝”。

戴安娜纪念喷泉呈椭圆形，双层造型象征着戴安娜王妃生命中的两次巨大变化，起伏波动的水流则象征着她坎坷不平的婚姻，底座处一个宁静的水池象征着她最终找到了一个安详平和的归宿。戴安娜的亲友们对它非常满意，认为纪念喷泉“完美地体现了戴安娜王妃的一生”。我对戴安娜这位美丽的“平民王妃”充满了同情，因而在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刻，专门来到这个纪念喷泉，像许多游客一样赤裸双脚浸润在奔腾的水流里，细细体味着“平民王妃”的温情抚慰。



海德公园

肯辛顿花园西侧为肯辛顿宫，这里就是当年英国王储查尔斯和王妃戴安娜的居住地，英国历史上执掌王权时间最长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在此出生。不列颠的“玫瑰”凋零在巴黎城区的隧道里，虽然时光过去近 10 年，人们依旧不断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献上鲜花、画片，表达深深的怀念。在王妃的葬礼上，伊丽莎白二世曾赞誉到：“她是一个卓尔不群的天才。无论身处顺境或是逆境，她总是面带笑容，总是以她的热情和善良去激励他人……认识戴安娜的人，都不会忘记她。千百万人没有见过她，但是，他们也感到仿佛熟悉她，也会永远铭记她。”两年前，我曾凭吊过王妃香魂骤



白金汉宫

逝的地方，人们在事故发生地的巴黎隧道上方，塑造了一朵硕大的金色玫瑰。我久久伫立，凝视这一抹炫目的光彩，深深地慨叹：为什么大自然里美丽的花儿总是那么容易凋零？

步出海德公园东门，穿过威灵顿将军门，就进入了英国皇家居住地——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白金汉宫建于1703年，这里原为一片桑葚林。60年后，房主白金汉公爵将其转售给乔治三世。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入住宫内，从此，白金汉宫正式成为英国王宫。宫内有国宴厅、典礼厅、音乐厅、图书馆、画廊、皇家集邮厅等600多个厅堂，陈列英国历代王室家族的100多幅画像、半身雕像和许多精美的红木家具，另有一个御花园。白金汉宫同时作为国王的寝宫和办公室，王宫正门上方悬挂王室的旗帜表示女王正在宫里，否则表示女王外出。自1993年起，白金汉宫每年七八月向游客开放。宫前广场上竖有胜利女神金像和维多利亚女王坐像，雕像前方一条密布茂盛林木的大道——莫尔大道由西南向东北延伸，大道左侧为圣詹姆斯宫，它建造于1532年，自1698年作为王宫直到1837年，大道右侧就是圣詹姆斯公园。

莫尔大道的东端是一座高大的三拱大门——海军部拱门。穿过拱门，伦敦最著名

的广场——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就呈现在人们面前。广场是为纪念特拉法加海战而修建的。广场中央高达56公尺的圆柱纪念碑顶端,伫立着在海战中英勇牺牲的英国著名海军统帅纳尔逊的青铜像。1805年5月,法国皇帝拿破仑迫使西班牙随他渡海攻打英国。同年10月21日,法国和西班牙军舰组成的联合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加海面向英舰进攻。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纳尔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歼灭敌舰15艘,大获全胜,迫使拿破仑放弃了登陆英国的企图。海战即将结束时,纳尔逊因胸部中流弹身亡,年仅47岁。不列颠人为了怀念他,于1843年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建起了这座纪念碑。

位于伦敦西区“绿色三角”东南角的白金汉宫,以海军部拱门作为整个皇家居住区的大门,又将特拉法加广场和纳尔逊纪念碑作为延伸,明白无误地告知世人,海军与海战在不列颠历史上的崇高地位。特拉法加广场的北邻,是著名的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它落成于1838年,是英国最大的画廊,收藏着2000多幅欧洲历代名画。广场东北角是建于1720年代的圣马丁教堂,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曾于1864年秋在这座教堂举行成立大会。每年圣诞节的夜晚,特拉法加广场上摆满装饰彩灯的圣诞树,喷水池被彩灯照出五颜六色的光芒,广场成为伦敦市民节日庆典的主要场所,同时,广场还是伦敦市民政治活动的中心。

伦敦的“绿色三角”是英国王室、贵族的生活区,在这片区域里充满了大自然的宁静、安详,与伦敦闹市的喧嚣气息、滚滚红尘和驳杂声色形成了强烈反差,显示出英国上流社会喜好自然的一个优雅侧面。上流社会喜爱独立、私密、放松的生活,希望“像修士般隐退,又享受王公般的日子”。他们在市井之外营造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郊区生活,努力寻求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于是,伦敦这片曾是“郊外”的广阔绿色,就在上流社会的精心呵护下,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成为时下人们休闲、观光的宝地。同时,它也引导着社会生活的时尚,潜移默化地教育世人要爱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20世纪90年代,英国王室遭遇温莎大火、王室婚变、宫廷丑闻,一时之间王室何去何从,成为王室成员和英国社会一个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

如今风波渐渐平息,漫步这个无比美妙、优雅的“绿色三角”,我深切地感到,社会需要前进,传统也需保留。传统并不都是“糟粕”,往往还是历经时间的打磨被保留下来的“精华”。我们也不应简单抨击“保守”,相比较狂飙激进式的“革命”,许多时候或许“保守”一些,反而对历史的发展更加有利。更何况英国王室的存在,除了保护传统之外,它在凝聚人心、教化社会、引导风尚、展现国威和保持政治稳定等诸多方面依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